

李嵐清撰《突圍》披露改革秘辛

江澤民曾三訪蛇口助鬆綁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撰寫的《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一書，近日出版發行。該書首次披露了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初期創業活動的歷史資料，包括江澤民為經濟特區、引進外資、推動合資企業、技術合作、與香港合作等方面的貢獻。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八日電】

該書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下屬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江澤民為該書題詞：「改革開放是我國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我們要沿着鄧小平同志為中華民族開創的這條道路堅持不懈地奮勇前進。」

改革開放之初，李嵐清在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工作，當時汪道涵、江澤民均是該委員會的領導人。該委員會當時被譽為對外開放前沿的「參謀部」，負責擬定諸多對外開放的大政方針。李嵐清後歷任天津市副市長，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要職，參與眾多改革開放決策。

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知，運用了大量珍貴的檔案資料、歷史圖片、領導人手跡，回顧了對外開放初期的有關重大事件，對創辦經濟特區、引進先進技術、興辦合資企業、利用國外貸款、改革外資體制、引進國外智力等重大決策產生的背景和過程，作了詳細的敘述。不少資料屬於首次披露。

特事特辦出謀劃策

由於記錄了大量江澤民在上世紀80年代開辦之初的重要工作，當時江澤民擔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李嵐清是其下屬政府貸款辦公室副主任。

書中「江澤民調解難題」披露，蛇口工業區遇到許多

「卡脖子」問題，江澤民在1980年3月陪同副總理谷牧視察蛇口，對他們遇到的困難記在心頭，為他們出謀劃策。後又在當年9月，主持召开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專題會議，為蛇口解決「卡脖子」難題，與郵電、外貿、海關等部門協商，特事特辦，為蛇口鬆綁，確定蛇口先安裝專用交換機，從此可直接撥香港。江澤民又呼籲有關部門「開關綠燈」，為蛇口解決了通向區外的公路。同年12月，江澤民一年內第三次視察蛇口。

1981年10月16日，新華社刊登了「內參」，反映深圳蛇口至香港之間不能通航、蛇口購物中心無法開發等問題。江澤民見到後，當月24日，親自給副總理谷牧寫了一份專題報告，提出解決意見，後在萬里、谷牧等的過問下，終於解決。

寫書初衷緬懷鄧公

在揭示重要史實的同時，該書梳理和總結了對外開放初期的一些重要的實踐和理論問題，反映了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鄧小平等領導人帶領全黨全國解放思想，衝破重重阻力，進行對外開放的偉大探索和實踐。

李嵐清在書中表示，寫該書的初衷是「基於對鄧小平發自內心的緬懷和崇敬，越發感覺到責任把他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所開創的對外開放偉大事業，哪怕是零星的、點滴的史實記錄下來。」寫這本書，是希望讀者特別是青年更好地了解對外開放的歷史，珍惜對外開放來之不易的成果。

由於李嵐清本人位居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對於為何不寫進入中央決策層後的一段，李嵐清說，「歷史也需要拉開一定的距離，至於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發展改革開放事業所做的工作，會有別人寫的。」



洞庭湖漲水，越冬候鳥只得離人群近、環境惡劣的地方覓食 (本報攝)

自然生態

【本報記者劉巧

雄長沙十八日電】半

個月來，東洞庭湖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採桑

湖管理站站長高大立

一直憂心忡忡：由於豐富的自然食物和水草資源，加上良好的濕地環境，每年冬季來臨，洞庭湖就成為北方候鳥棲息的天堂。可是現在，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洞庭湖水位上升，大量候鳥棲息地被淹沒，加上今年1月那場嚴重冰凍災害對蟲類、水草的影響，鳥兒們正面臨着嚴重食物短缺，遭遇罕見生存危機。

高大立說，每年冬天，洞庭湖都會呈現出星羅棋布的小型湖泊及淺水窪地、交錯的港汊、泥濘的洲灘、無際的青苔草地，及棲息在此的數萬候鳥的美麗圖畫。今年冬天，這幅美麗圖畫卻消失了。原因是前段時間湖水乾枯，三峽蓄水放開，緊接着，因出現冬旱罕見暴雨，湖水猛漲，大小洲灘悉數被淹，汪洋一片。導致數萬隻棲息在淺水窪地、洲灘、苔草地雁類、鵝類和涉禽等眾多候鳥，失去了覓食基地，失去了生存空間。

擔心候鳥不會再來

更讓高大立擔憂的是，現在，採桑湖的綠色蘆葦已經開始泛黃，苔草、江南荸薺等植物被取食殆盡，越冬水鳥正在遭遇嚴重的生存危機。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小白額雁、豆雁、灰鵝等草食性候鳥。這些候鳥體型大、種群數量多，食物消耗量多。

目前，為了解緩在洞庭湖越冬候鳥食物短缺燃眉之急，從本月13日起，採桑湖管理站的工作人員在候鳥集中棲息、人為活動較少的區域，已經分批投放了逾噸稻穀。但是，因為鳥群數量太多，生活在洞庭湖的越冬候鳥地域廣闊，數萬候鳥仍處於嚴重飢餓狀態。

高大立擔心，洞庭湖棲息環境的劇烈變化，可能令到這些候鳥明年不再來。高大立期待有關部門對此能引起足夠重視，採取措施，留住這些不遠萬里而來的自然界美麗精靈。

洞庭湖遇冬洪候鳥饑荒

漢字測試為「e時代」鳴警

【本報記者左旭光、通訊員范丹鄭州十八日電】網絡普及的同時，傳統的手寫文字也漸被電腦鍵盤蠶食。曾經握筆成繭的雙手，似乎已不能用筆寫下文字。「提筆忘字」使「e時代」的人們患上了「電腦失寫症」。而來自全國漢字應用水平測試的反饋，更是為現今漢字教學敲響警鐘。

由教育部、國家語委組織實施的全國漢字應用水平測試日前在天津、遼寧、黑龍江、上海、江蘇、山東、河南、湖南、雲南、寧夏等十省（區、市）進行，有五萬多人參加測試。河南省在鄭州市設有三個考點，1.3萬多名公務員、教師、編輯、記者、學生參加考試。

記者在鄭州大學考場了解到，試卷涵蓋認讀、選用、辨誤、書寫等內容；通過對5500個字的排列組合，讀音，字型，筆畫、意義及使用的準確程度，考查應試人使用漢字的綜合能力。從應考者的反饋中，可以窺到現今漢字教學的尷尬。

「蟄」字難倒高校教師

「『蟄』的『蟄』是「執+虫」還是「折+虫」？」剛出考場的四、五位高校教師邊走邊討論。一中年男教師告訴記者：「很多字我明知錯了，但就是寫不出來。」另一女教師則表示「臨考前複習了考綱，臨陣磨槍的效果不錯」。應考者對今次測試眾說紛紛：鄭州市一名媒體從業員表示，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書寫習慣，筆畫筆順更是一直在變，沒有哪種固定的最正確。鄭州大學教師張某則認為，互聯網時代讓人們提筆忘字，敲得出來卻寫不出來，考試作為一種督促學習漢字的方式很有必要。鑑於高等教育中對漢字教學的淡漠，開展這種測試可以讓學生們重視民族文化。



與花競艷

18日在福建省漳州市舉辦的一個花卉博覽會上，有20名身繪五彩花卉的模特兒在現場展示彩繪，吸引觀眾驚嘆目光 (新華社)

《大公報》百年舊址仍待考察

【本報記者劉家宇天津十八日電】記者今天從天津保護歷史風貌建築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天津僅存的一處《大公報》舊址暫無拆遷跡象，專家將對該建築作進一步調研，確定其身份後作出妥善處理。

在新聞發布會上，天津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長路紅表示，暫時在《大公報》天津這處舊址的身份確認上，專家們還沒有達成統一意見，地理位置鎖定毫無懷疑，但在房屋本身是否保留了歷史原建築的方面存在爭議，這還需要專家學者們作進一步考察後得出定論。

路紅也對舊址修復後建立「大公報博物館」的建議表示肯定，她說，天津市政協文史委員也曾視察過此舊址，認為其基本保留了當年的風貌和報館建築結構，具有很大文物價值。

據了解，天津市委、市政府對此處舊址十分重視，在城市大規模改造中，依然留下了此處舊址，2002年被定位「和平區文物保護單位」和「天津市旅遊景點單位」。

《大公報》在天津曾有三處舊址，有兩處已先後被拆除，目前在天津唯一保留的館址，是1906年建成並使用的此處館址位於天津市和平路169號（現為永真眼鏡店租用）。此日式建築為兩層磚木結構，建



《大公報》1902年於天津創刊，圖為當地遺留下的唯一一處舊址，《大公報》報社1906年遷至此處 (本報攝)

築面積1620平方米。

據悉，天津共有歷史遺存的風貌建築672幢、102萬平方米，歷史風貌建築區6個，佔地277公頃，天津是國務院命名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



「宋朝馬球」

以宋文化為主題的開封清明上河園推出宋朝女子馬球表演，形象地再現北宋皇城獨具特色的市井民俗文化。1998年以1:1的比例復原再現的清明上河園，活化歷史、展示文化，形成兩個既相互聯繫又各具特色的功能區，一期的市井民俗區和二期的皇家園林區，佔地共600多畝。圖為馬球選手18日在場上「激戰」。

(圖、文：本報記者 楚長城)

粵北深山裡的「菲比斯」

本報記者 張光建 通訊員 鄧國柱

市井奇人

粵北大山的深處，一條彎曲的山路通向曲江羅坑自然保護區水庫旁邊的村莊，這裡住着一位身殘志堅的游泳健將，當地人把他稱作「菲比斯」（內地譯名：菲爾普斯）。他就是韶關市曲江區羅坑鎮中心壩村的劉朝生。

劉朝生從1991年廣東省的第一屆殘疾人運動會到1999年的第三屆，一共奪得六枚金牌及多枚獎牌。10月10日，記者驅車來到群山聳立的羅坑自然保護區，採訪這一位曾經寫着殘疾人傳奇人生的「奇人」。

走出深山變飛魚

1969年，八個月大的劉朝生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個挫折和巨大的傷害，因為家裡無人照看，剛剛學會爬行的他，雙手和臉部被火盆的炭火燒傷，從此雙手失去了十隻手指。雖然童年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村口的大水庫卻給了他許多的歡樂，10歲開始，他便在水庫裡游泳，儘管失去手指，但是游得比同齡孩子都要好，曲江區民宗局幹部趙明輝告訴記者：有一次，有人在水庫裡炸魚，劉朝生和村裡的其他人一起去潛水撈魚，他竟然潛到10多米深的水裡，用嘴叼一條，腋窩夾一條，用兩手各插一條，一下子撈五條魚上來。每次講起，趙明輝的語氣裡都充滿驚奇。

1991年，22歲的劉朝生聞得悉即將舉辦廣東省殘疾人運動會，他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向曲江縣民政局毛遂自薦，參加了游泳項目的比賽。劉朝生代表韶關市



劉朝生展示當年獲獎的部分獎牌和證書 (本報攝)

，在水運會上奪得個人運動生涯的第一枚游泳金牌。事後，劉朝生自信地說：「我感覺自己游泳還行，比村裡的其他人都游得快游得深，最長時間可以游一個多小時，最深，我能潛到水下約20米深的地方。」

獎牌成孩子玩具

此後，1993年在全省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上，他又奪得一枚金牌；1995年在廣州舉行的廣東省第二屆殘疾人運動會上，奪得SB7級100米自由泳第一名；1999年在肇慶舉行的廣東省第三屆殘疾人運動會

上，奪得SB7級100米和200米蛙泳、SB7級100米自由泳冠軍。為了慶賀自己，1999年，他花費25元特意到照相館，印了一張自己手捧金牌的陶瓷相，以作紀念。

當記者想一睹劉朝生這些戰績「獎牌」時，出乎記者的意料，劉朝生說：「我那那些獎牌都放到我父親的房子裡，經常被家裡的孩子拿來當玩具玩，還不知道能不能找齊」。他帶記者來到他父親的住處，在箱子裡好不容易才翻出幾枚獎牌，但有一些已經不見了，許多獎牌已被孩子們玩得「傷痕累累」。當這些獎牌被鎮裡的幹部重新掛在他脖子上時，他顯得有些靦腆。隨行人員一再叮囑他，不要將獎牌給孩子們玩啦，一定要保護和珍藏好。

只想好好過生活

因為地處山區，加上資金欠缺，又是殘疾人，劉朝生現在的生活過得並不寬裕，甚至有些困難，鎮裡還把他列為特困戶，然而，劉朝生仍然自立自強，撐起整個家庭，挑起生活的重擔，養家餬口和供女兒讀書。

採訪過程中，劉朝生的妻子黃大姐，一直坐在他身邊，臉上始終洋溢著笑容，這位從很遙遠的外地嫁過來的妹子，已經非常適應這裡的生活，而且會說當地的客家話，對身邊的丈夫更是恩愛有加。

臨走時，劉朝生告訴記者，他下個月準備到親戚家開的豬場幫忙看管，如果有資金，他還準備搞些副業，將家庭搞得更好些。我們期待並祝願劉朝生的生活會越來越好，續寫他人生的另一枚「金牌」。